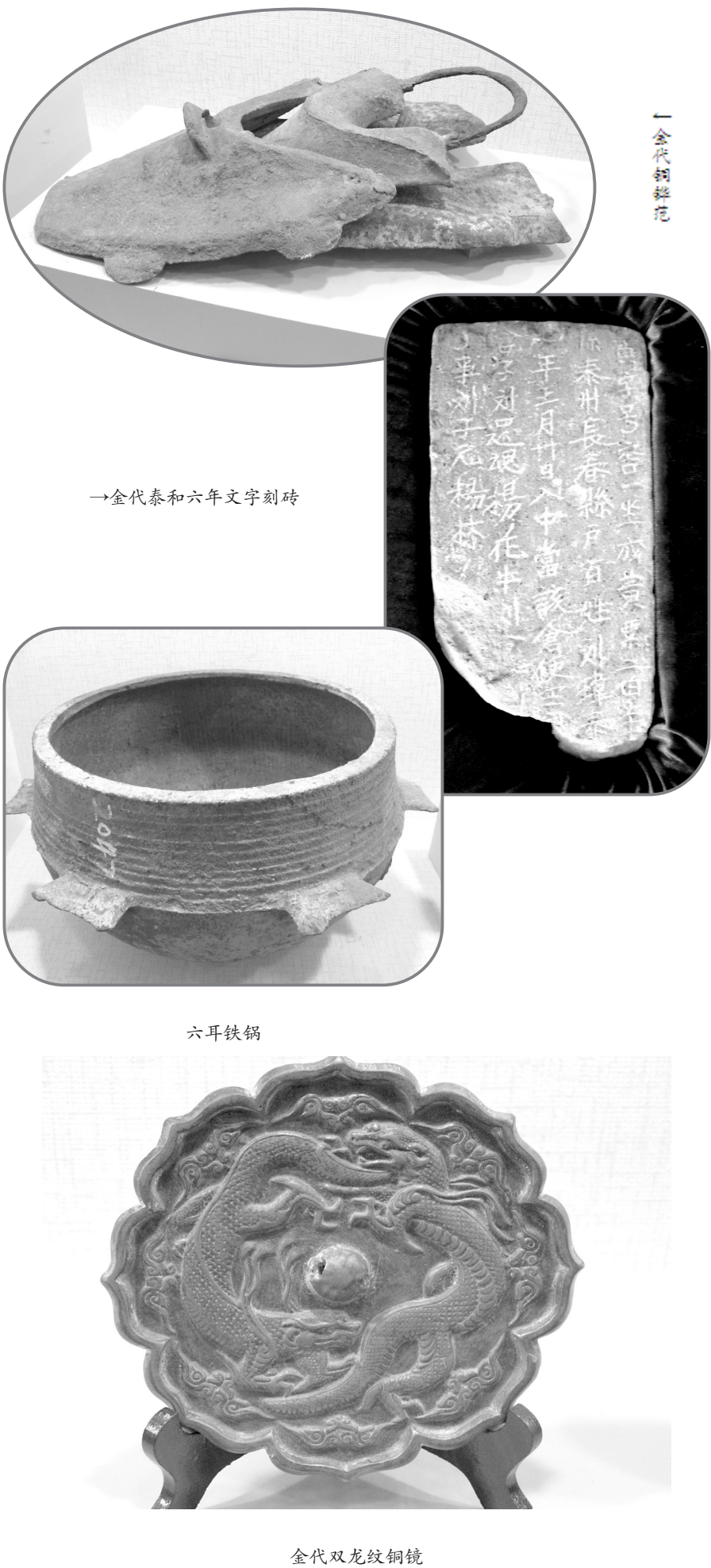


B 白城记忆

金朝时期的白城

辽朝时期的女真族

● 宋德辉



—金代泰和六年文字刻砖

六耳铁锅

金代双龙纹铜镜

从公元1117年女真军占领位于今天白城市洮北区德顺蒙古族乡的辽长春州到公元1213年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攻占金(今新)泰州的这一时期，白城进入了历史上的金王朝统治时期。

金王朝是以女真族为主体在我国东北和北部地区建立的多民族政权。从1115年建国到1234年灭亡，历时一百二十年，与南宋(1127年到1279年)政权相对峙，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局面。

金王朝占领长春州后，对这里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在政治上，承袭了辽朝的府州建制，继续沿用了辽代长春州故城。并将金源内地的女真人相继迁居此地，对白城这一区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使白城这一区域在辽代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今天在白城境内的330多处辽金遗址中出土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大部分属于金代遗物。这些文物证明了富有勤劳智慧，开疆拓土精神的女真族为白城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女真族的族源

女真人作为族称出现在辽、五代时期，但他们的历史却源远流长。商周时期，我国北方居住的古老的肃慎人，就是女真人的远祖。传说早在尧舜时期，肃慎人就曾贡献弓矢。禹定九州，周边诸族“各以其职来贡”，其中也有肃慎(慎慎)。周武王时，曾贡“楛矢石磐”；成王既伐东夷，又来贺，受赏而归；康王时再入朝。周人在列举疆土时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由此可知，女真是一个有悠久历史与文化的古老民族，并且很早就同中原各族建立了联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肃慎人与周围各族不可避免地发生频繁的交往和联系。后汉时，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勿吉有粟末、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黑水、白山等七大强部。隋唐时期，靺鞨七部名称与勿吉七部相同，其部名以居地为别。唐武则天时，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建渤海国，隔断了黑水与唐的联系，其余五部皆附于渤海。渤海灭亡，居民南迁，黑水部才自黑龙江中下游南迁至渤海故地，并以女真之名见于记载。

“女真”实即古“肃慎”的不同音译。作为族称是本族人的自称，有学者认为其意是“东方之鹰”，即“海东青”。在汉文史籍中，有“羽真”“虑真”“朱先”“周先”“诸申”“珠里真”“主儿扯惕”等不同写法，它们不是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对女真自称的不同音译。

辽朝灭渤海，女真南下，同辽接触增多，辽朝

势力深入到女真各部，女真人遂成为辽朝的附庸。

辽国对女真族的统治

南下的女真人很快便同五代各政权和辽朝建立了联系。他们向中原的后唐等割据势力派遣使者，同时与辽朝的接触也日益频繁。辽太祖时，曾对女真用兵。太宗及其以后诸帝时，则不断有女真人向辽朝贡的记载。由于女真各部发展水平和居地远近不同，与辽朝建立联系的时间也有先后，来往密切程度也不尽一致。这一时期，不论是朝贡还是抗辽，都是分散的女真部落的个别行动，他们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整体。辽圣宗时，加强了对女真诸部的控制，并依据其同辽的关系和社会发展状况，将他们分为系籍女真，也称熟女真和生女真两大部，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

系籍女真，也称为“系辽女真”“系案女真”，包括熟女真和回跋女真(又作回怕、回霸)。

熟女真，早在渤海时期，鸭绿江和图们江以南的合懒甸(今朝鲜咸镜北道、咸镜南道一带)居住着大批女真人，前者称鸭绿江女真，后者称合懒甸女真和浦卢毛朵女真。渤海灭亡后，他们南与高丽、西与辽为邻，与双方都有较密切的联系。曾于辽会同初年遣使朝觐和贡献方物。在高丽先进经济、文化影响下，这部分女真人已经步入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程，出现了私有制，内部的阶级分化产生，社会发展水平已明显高于他们北方的同族。对财富的需求，促使他们向外发动掠夺战争。辽保宁五年(973年)，有“女真侵边杀都监达里迭、拽刺幹里鲁，驱掠边民牛马”，(《女真纪事》的记载，这部分女真人当是鸭绿江女真。此后又曾袭击贵德州(今辽宁抚顺)和归州(今辽宁盖县与复县之间)五寨，剽掠而去成为辽朝东端的边患。辽圣宗即位后，发动了对女真和高丽的战争。统和初年，先后以宣徽使兼侍中耶律阿没里、林牙萧恒德和枢密使耶律斜轸等率兵东讨，俘获女真人口10余万，马20余万。迫使女真术不直、赛里等八族内附。

为了分散女真人的势力，割断他们与本部的联系，减少女真人对辽朝东部边界的威胁，辽朝将这部分内附的女真人安置在东京辽阳之南，编入辽朝户籍，使之向辽朝提供赋税和兵役，称熟女真，也称曷苏馆(又作合苏款、哈斯罕、合苏袞)女真。熟女真建有大王府，首领可建旗鼓号令诸部，称都大王。各部也分别设大王、惕隐、管理本部。军事归南女真汤河司管理。

回跋，以辉发河流域为中心的女真人称回跋，居住在南至咸州，北至粟沫江的山谷中。辽太祖

灭渤海时，也已深入到回跋境，迫使他们降附。回跋也是系籍女真。但辽朝对他们的控制比熟女真宽，许其与生女真诸部往来，由咸州兵马司处理与回跋部相关的各项事务。这部分女真人当是《辽史》所称的北女真。

生女真，居于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及其以东广大地区的女真人，“地方千余里，户口十万余，散居山谷间，依旧畀外野处，自推雄豪为酋长，小者千户，大者数千户，则谓之生女真。”生女真各部发展水平不平衡。辽初，有大小数十部，彼此不相统属，并分别与辽朝建立了隶属关系，但不入辽籍，平时由本部首领统辖，定期向辽贡献马匹、东珠和海东青等土物。遇有军事征伐，则需按辽朝统治者的旨意，派兵从征。辽朝中期，数十部女真人逐渐形成了浦察、乌古论、纥石烈、完颜等几个部落联盟，开始了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进程。

女真族完颜部的兴起

完颜部是生女真中发展较慢的部落。渤海灭亡后，才开始从黑水部祖居地南迁，尚处于无条教，漫无约束的状态。相传完颜部接纳了一个名叫函普的外部落人，后来这个人被推为完颜部的首领。至其四世孙绥可，“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改变了黑水部夏逐水草，冬则穴处，迁徙不常的原始状态，定居于按出虎水(又作安出虎水，按出浒水，今阿什河)之侧。从这时起，生女真，完颜部才结束了以前那种辗转不定的迁居生活，开始了定居生活，并加快了发展步伐。

绥可死后，其子石鲁继任完颜部首领，开始着手改变“生女真无书契，无约束，不可检制”的状况，“稍以调教为治，部落浸强。”他绥抚和征服了青岭(今吉林平岭及南楼山一带)、白山、苏滨(大绥芬河)、耶懒(今俄罗斯塔乌黑河)等地的女真部落，组成了以完颜氏为核心的生女真完颜部落联盟。大约在辽圣宗时，完颜部成为辽朝的属部，辽以石鲁为惕隐，使之管理完颜部联盟。

石鲁之子乌古乃继续扩大完颜氏部落联盟，将白山、耶梅(又作叶赫)、统门(又作图们)、耶懒、土骨论和五国诸部纳入联盟。同时，在帮助辽朝搜索逃亡和袭击叛部等活动中有功，被辽朝任命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他一方面借助辽朝的支持制服抗命者，一方面倾资厚价向邻部购买铁和甲冑，修弓矢，备器械，以增强部落实力。

完颜家族势力的增强，招致了部内外敌对势力的挑战。辽咸雍十年(1074年)，乌古论、第二子劄里钵继为节度使。叔父跋黑，原居相雅达之子桓叔、散达、阿跋斯水(今吉林敦化、安图以南的牡

丹江)温都部人乌春、窝谋罕和活刺浑水(今黑龙江呼兰河)纥石烈部人腊醅、麻产兄弟相继起兵袭击劄里钵兄弟。经脱醅改原(今黑龙江宾县南)、穆陵水(拉林河支流)和斜堆(今吉林蛟河县境)等数次战役，劄里钵战胜了敌对势力，巩固了部落联盟，并将北至呼兰河、东达张广才岭以东和牡丹江上游地区，纳入联盟势力范围。

劄里钵之后，弟颇刺淑、盈歌相继为节度使，完颜部势力向东北发展至陶温水(今黑龙江省境内汤旺河)、徒笼古水(今黑龙江萝北都鲁河)一带；东南战胜纥石烈部阿疎，乌古论部留可、敌库德，占领阿疎城(今吉林省延吉市附近)、米里迷石罕城(今吉林珲春县境)、留可城(今吉林珲春县)，征服了统门(图们)、浑鑫(今吉林珲春河)、耶梅、星显四路和岭东女真诸部，将他们纳入完颜氏部落联盟，取消了他们组建部落联盟的权力，迫使阿疎奔辽。完颜部势力发展到了乙离骨岭(今朝鲜吉州境)一带，为统一女真各部和建立政权奠定了基础。

辽统治者对女真族的压迫

正当以完颜部为中心的生女真各部走向统一，女真社会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朝着新的社会制度迈进的时候，辽王朝的统治却进一步腐朽，辽统治者对生女真人的压迫和掠夺越来越严重，生女真与辽朝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起来。

生女真自从归附辽朝之后，就被套上了一条沉重的民族压迫的锁链。辽统治者每年都要向生女真各部索要贡品，开始时生女真向辽廷进贡的物品主要是马匹，后来增以北珠、貂皮、良犬和俊鹰等物。这些贡品有的是“方物”，有的并非当地自产，亦一律索取，迫使有的部族不得不“于他处贸易以献”。随着契丹贵族的奢侈腐化，辽朝对边地民族的奴役和勒索日益加重。一些贪官污吏巧立名目，恣意摊派，如东京留守、黄龙府尹等，每到任，都要逼迫生女真各部献礼品，“依例科敛，拜奉礼物，各有等差”。于是，就更进一步加重了生女真各部落的负担。

辽朝末年，契丹统治者政治上腐败，生活上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弄得“上下穷困”困用不给，因此便更加紧了对生女真各部的压迫掠夺。

辽在邻近生女真的宁江州(今扶余县伯都讷古城)一带设置榷场，同生女真进行交易。生女真以其土产北珠、人参、生金、松实、白附子、蜜蜡、麻布及貂皮、名马等为市，换取所需物资。契丹人却经常“低其直，且侮辱之”，不但低价强购女真货物，而且稍不如意即拘辱殴打女真人。对这种行为，称之“打女真”。契丹贵族、商人欺强凌弱，横加勒索，有恃无恐，百般凌辱，使生女真人苦不堪言。

天祚帝即位后，政治更加腐败。他整天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不恤国政，尤喜好打猎，酷爱一种叫做“海东青”的名贵猎鹰。“海东青”产至五国部的大海以东，故名“海东青”。女真人每年捕捉“海东青”经过五国部时都要经过战斗，才能获得“海东青”。“女真至五国，战斗而后得，女真不胜其扰。及天祚帝嗣位，责贡尤苛”。辽廷为了满足皇帝显贵的需要，每岁都要派使者往五国部索取海东青。这些使者沿途肆意骚扰女真人民，“百般需索于部落”，“稍不奉命，召其首长加杖，甚者诛之”。尤其是朝廷派出的所谓“银牌天使”更加骄横无忌，到处欺压女真人民。他们不仅敲榨女真财物，而且强迫女真美女伴宿。“银牌天使至，每夕必欲待枕者。其国日轮中，下户作止宿处，以未出适女侍之，后求海东青使者络绎，恃大国使命，惟择美好妇人，不问其有夫及阅阅高者”。

契丹统治阶级随意侮辱女真妇女的野蛮行为，大伤女真人的感情，使女真人民莫不恨之人骨，气愤异常。辽朝统治者的种种残暴行径，激起了女真广大人民无比仇恨，“诸部怨恨，潜结阿骨打，至是举兵谋叛”。女真人民反抗辽朝民族统治和压迫的斗争，已经是势所难免了。

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

辽天庆三年(1113年)十月，劄里钵次子阿骨打继其兄乌雅束之后，为生女真部落联盟长，称都勃极烈，第二年，袭辽封生女真部族节度使。

阿骨打自幼与众不同，与群儿戏，“力兼数辈，举止端重”。“好弓矢”“善射”。十几岁时，射群鸟，连三发皆中；射远达三十步，连当时最善射的漫都河也不及他，被誉为“奇男子”。由于他聪敏好学，才能出众，很为父兄们所器重。二十三岁时，随父世祖劄里钵讨乌春余党窝谋罕，“被短甲，免胄，不介马，行围号令诸军”，俨然是一出色的青年统帅。后来，受叔父萧宗颇刺淑之命与麻产战，亲获麻产，献献于辽，被辽授予详隐官职。二十六岁时，跟随叔父穆宗盈歌南征北讨，颇受信任，二人出入常在一起，阿骨打远出而归，盈歌必亲自出迎。阿骨打辅佐盈歌，讨跋戡，留留可，伐阿疎，降服诸部，英勇无敌，屡立战功。青年时代的阿古打在完颜部家族中已经享有很高的威望。

阿骨打不仅作战果敢，在政治上也很有见识。他深谋远虑，高瞻远瞩，为父兄们出了很多谋略。如盈歌平定统门、浑鑫、耶梅、星显四路及岭东诸部，抚宁诸路如旧时后，阿骨打建议“诸部自今勿复称都部长”，针对诸部各有信牌，号令不一，建议盈歌擅置牌号者置于法，“一切治以本部法令”；康宗七年，生女真地方闹自然灾害，“民多流，强者转为盗，”欢都等贵族主张“为盗者皆杀之”，阿骨打却提出较为温和的“减盗减征偿法”，对于仍然继续出现的“民间多逋负，卖妻子不能偿”情形，又向乌雅束建议“自今三年勿征，过三年徐图之”，结果，“众皆听令，闻者感泣，自是远近归心焉”。这些建议的提出并实施，改变了生女真诸部各自为政的局面，缓和了女真族内部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巩固了完颜部军事联盟的统治，为日后金朝的建国奠定了基础。

同时阿骨打又很有外交天才。在其父兄当政时曾负责对外事宜，多次与契丹人交涉，所经手之事皆能如意，很受父兄辈称许。劄里钵临终前执阿骨打手对盈歌说：“乌雅束柔善，惟此子足了契丹事”。充分反映出世祖对阿骨打寄予的希望。

阿骨打举止庄重，性格刚烈，不畏强权，具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强烈的反抗精神。

辽皇帝在一般的情况下，每年春天都要到“春捺钵”，进行钓鱼、捕鹅等娱乐活动。春捺钵地点主要在鸭子河冻、鱼儿冻(今月亮湖)一带。按照辽朝的习俗，第一条鱼必须由皇帝亲自来钩取，

然后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进行庆祝，被称作“头鱼宴”。

辽天庆二年(1112年)春，天祚帝到春捺钵地鸭子河(今洮儿河与嫩江汇流处起至第一松花江西段)、凿冰钓鱼。辽朝政府规定，皇帝春捺钵时，凡生女真部落首领在千里以内者，都要来朝见和贡献方物。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显示辽朝的大国地位，另一方面密切与各部族的联系。阿骨打按惯例带着贡物来朝见，并参加天祚帝举行的头鱼宴会。

在宴会上，酒过三巡，天祚帝便令东北地方各部首领依次帝歌舞，以助酒兴。当轮到阿骨打时，他感到受到了诬辱，“端立直视，辞以不能”，以自己不会歌舞，拒绝接受天祚帝的命令。在座者再三劝说，阿骨打就是不从，始终不歌也不舞，大失天祚帝面子和尊严。最后搞得头鱼宴不欢而散。宴会结束后，天祚帝密谓枢密使萧奉先曰：“在头鱼宴上，阿骨打意气雄豪，藐视不常，可托以边事诛之。否则，必貽后患。”萧奉先回答说：“粗人不知礼义，无大过而杀之，恐伤向化之心。假有异志，又能为？”天祚帝听后觉得有道理，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阿骨打在头鱼宴上受辱后，心中愤愤不平地回到完颜部，已知天祚帝开始怀疑自己，于是决意同辽朝脱离附属关系，加紧进行抗辽准备工作。

康宗乌雅束在位十一年，辽天庆三年(1113年)十月死，阿骨打袭位都勃极烈。这时候的阿骨打，不仅承袭了生女真部落联盟长的职位，取得了领导女真各部的权力，而且在政治上也更加成熟了，已是一个胸怀大志，把个人荣辱同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女真人的民族领袖了。辽朝统治阶级对女真族的横征暴敛和肆意污辱，已经使女真人忍无可忍，自头鱼宴归来的阿骨打，又知道了辽朝对女真已不信任，遂采纳粘罕(宗翰)建议，积极备战，进行抗辽准备。

在做好兼并未服诸部，巩固内部统一和发展生产，加强练兵训练后，阿骨打开始向辽发起主动进攻。阿骨打又做了这样两件事：一是为了做到心中有数，两次派人到黄龙府(今农安)去刺探辽军的军事部署情况。二是追索阿疎，制造借口。星显纥石烈部勃堇阿疎，屡于完颜部对抗，穆宗盈歌统一诸部，阿疎往逃于辽。此后女真“凡于辽往复书命必及之，”但屡遭拒绝。对于辽统治者这种庇护阿疎、干涉女真内部事务的做法，女真人十分反感。这一回阿骨打又提出了阿疎的问题，说道：“我小国也，事大国不敢废礼。大国德泽不施，而通逃是主，以此字小，能列望乎？若以阿疎与我，请事朝贡。苟不获已，岂能束手受制也”。意思是说，你们这样一直与我们作对，压制、敌视我们，我们岂能束手待毙，不起而反抗？因此，讨还阿疎便成了为阿骨打起兵反辽的直接原因。于是，阿骨打制造舆论道：“辽人知我将举兵，集诸路军备战，我先发制之，无人制”。诸将一致赞同阿骨打意见。接着，阿骨打入见婶母(肃宗)宣靖皇后，告将伐辽事。在征得各方面同意后，阿骨打便派人征集女真诸部兵，准备先发制人了。

阿骨打举兵反辽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生女真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增强，对辽朝内部的虚弱情况也更加了解。这时候，阿骨打认为时机已成熟，决定举兵反辽。

辽天庆四年(1114年)九月，阿骨打率诸将召集所征诸路精兵二千五百人，会合于来流水南岸(今拉林河下游南岸、吉林省扶余县徐家店乡石碑威子)。在这里举行反辽誓师大会。

踌躇满志的阿骨打来到一处高岗上，焚香祷告天地，慷慨激昂地控诉辽朝统治者的罪状，说道：“我们女真人，世世辽国，恪守职责，定乌春窝谋罕之乱，破萧海里之众，有功不报，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疎，屡请不遣。今将问罪于辽，天地其鉴佑之。”接着，阿骨打命诸将传契而誓道：“汝等同心尽力，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进，轻视武功。苟违誓言，身死挺下，家属无赦”。众将士依次纷纷宣誓，群情激昂，全场欢声雷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来流水誓师”。

七十一年后，即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七月，金世宗命人在誓师之地树立《大金得胜陀颂碑》，以纪念金太祖阿骨打为开创大金基业所创下的丰功伟绩。此碑历经沧桑，至今仍屹立在这块土地上。

阿骨打誓师以后，便率领着二千五百人的军队，向辽朝控制女真人的前哨军事重地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伯都讷古城)挺进。

这时，辽天祚帝正在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白塔子)秋山射猎，听到女真反辽的消息，毫不在意，只遣海州刺史高寿统渤海军三千人扈应。宁江州城内居民，对辽朝的腐朽统治也深感不满，听说女真兵来攻，感到高兴。曾有人在市上狂歌道：“辽国日亡！”辽军派人追捕，歌者连喊：“且亡，且亡，”跑进山中不见了。

女真军渡过扎只水(今夹津沟)，进入辽界，突破了辽朝所设的壕堦防线，击溃了渤海军的阻击。女真军与辽军正面相遇。阿骨打射死辽将耶律谢十，率众向前冲击，并鼓动众将士说：“尽敌而止”。“众从之，勇气自信。敌大奔，相蹂践死者十七人”。辽军大败，残兵退到宁江州城中守。

阿骨打率兵抵宁江州城下，命女真士兵填堦攻城。宁江州虽然强大有辽朝重兵，但士气低落。在女真士兵的强大攻势下，宁江州守军被迫“自东门出”迎战，遭到女真将士的邀击，“尽殲之”。十月朔，阿骨打女真军攻克宁江州城，俘获了辽朝宁江防御使大药师奴。辽朝的东北大门被打打开，阿骨打取得了反辽战争的首战胜利——宁江州大捷。阿骨打在攻克宁江州的同时，还利用契丹、渤海人民的反辽情绪，通过招抚等手段，分化瓦解辽军，不断扩大战果。阿骨打暗中释放了宁江州防御使大药师奴，使其招谕契丹人；释放渤海将领梁福、翰宣则等人，让他们回去以“女真、渤海本同一家”相宣传，加以劝说渤海人；又派完颜娄室招谕系辽籍的熟女真，以争取他们的支持。这样，阿骨打将军事进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使女真军队数量迅速增加，大大地壮大了抗辽力量。

辽朝在宁江州失利后，遣军屯驻在出河店以备女真军。阿骨打趁辽军立足未稳之际，率军抢渡鸭子河，以甲士1000多突袭辽军于出河店(今前郭县塔虎城)，又大获全胜，杀获首俘及车马兵珍玩不可胜计。(十八)